

巴黎圣母院

(上)

维克多·雨果 著 陈敬容 译

原 序

许多年以前，当本书的作者造访——或者说得恰当一点，当他研究圣母院的时候，他在两座塔楼之一的暗角上，发现了这个用手刻到墙上的字：

ANAKN^①

这几个因剥蚀而变黑了的，深深地刻在石头上的大写的希腊字，那粗率的形式和姿态，我们不知道是代表什么，好象是为了叫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写在那儿的，特别是这些字所封锁着的悲哀与不幸的意义，很快地激动了作者。

他觉得奇怪，久久地深深地思索，他设法去猜测那个痛苦的灵魂是谁——他非要把这罪恶或不幸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前面，才肯离开人世。

之后，人们粉刷过或是刮削过（不知究竟是粉刷过还是刮削过）这道墙，字迹就不见了。因为自从将近两百年以来，人们对这些中世纪的奇异教堂就是这么作的。它们内外都受到损坏。牧师们给它们涂油灰，建筑家刮削它们，于是民众突然到来，把它们完全毁掉。

这样一来，除了本书作者在此供给它的一点微弱记忆之

①希腊字，意为命运或定命，命数。

外，刻在圣母院幽暗的塔楼里的神秘字迹，和它悲惨地记述的陌生命运，如今都已一丝无存。在墙上写这个字的人已经消逝，好几世纪以来，在一代一代中间，也轮到这个字从教堂消逝，就连那教堂本身，或许也快要从大地上消逝了。

作者就根据这个字写下了这部书。

一八三一年二月。

定刊本前记

(一八三二年)

人们误传本书在一些“新增”的篇章还没有加进去之前就出版了。应该说是一些“未印稿”。事实上，人家也许会把一些增补的篇章当成一些“新写”的东西。本版中所增加的一些篇章可并不是新的。它们也和本书其余部分同时写成，它们产生于同一个日期，来自同一种思想，它们一直就是《巴黎圣母院》原稿的一部分。并且，我不了解人们会以为这种性质的作品写完之后还能有什么新发展好加上去。这部作品并非随便写成的。据他看来，一部小说，以各种必需的方式，同它所有的篇章一齐产生；一个剧本同它所有的各场一齐产生。不要相信构成你们所谓小说或戏剧那个全体，那个神秘的小宇宙的各部分没有独立性。接枝法和焊接法只能把这类作品带向错误，它们只应当迸出一道光线，如此而已。作品一经完成，不要去改动它，也不要碰它。书本一经印出，作品的性质——道劲或否——一经被认识和宣布以后，正如婴儿一经发出他第一声啼哭，他就算诞生了，他就在这里，他就是那个样儿，父亲和母亲都不能再作什么，他是属于空气和阳光的了，活着或者死去，得听他自己。你的书有缺陷吗？糟透了。不要在有缺陷的书里增加篇页。它不完整吗？你应该在它成型的时候就使它完整。你的树有了节

结？你不能把它弄直。你的小说有了病象？你的小说难望长成？你不能还给它以它所缺少的呼吸。你的剧本生成是跛的？相信我，不要给它装上一条木头腿子。

作者又接触到一个特殊的性质：读者很明白这些增补的篇章不是特意为本版写的。它们没有在本书前一些版本中印出，乃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当《圣母院》初版的时候，包括这三章的那部分草稿弄丢了。得把它们重写或是略过去。作者考虑到其中有两章特别重要，是关于艺术的，丝毫不损于小说和戏剧的内容，读者不会看出它们的失踪，仅有他——作者自己，知道这个欠缺的秘密，他采取了略过去的办法。并且，如果需得全盘承认，那是他的惰性使他从重写那失去的三章这件工作上退缩了的。他已找到了创作另一部新小说的捷径。

如今，这些篇章重又找到了，他抓住这第一个机会把它们放还原位。

现在这儿就是他作品的全部，他所梦想的样子，他作造成的样子，不论它好还是坏，结实还是脆弱，但这就是他所愿意的样子。

无疑的，除了对于一些聪慧者之外，这些重新找到的篇章在人们眼中不会有什么价值，他们在《巴黎圣母院》中只找到了戏剧和小说。但也许会有另一些读者，并不以研究本书中所隐藏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为无用，而愿意在读着《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乐于分析藏在小说之下的非小说成分，然后通过诗人的不变的创造，去寻求人家向我们所作的这些略具野心的表现，历史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目的。

特别是为了这些原则，这些增加的篇章将使《巴黎圣母

院》变得完整，并且容许它值得费神去使之完整。

作者在其中有一章里表现并引伸到了近代建筑学在衰落，说到它的毁灭。依他的看法，现在这个艺术之王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意见已经在他那儿生根并且反映出来了。可是他觉得需要在这里说出他很希望未来会把错误指示给他。他知道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有希望于未来，人家晓得在我们的工场里正滋长着我们的在萌芽中的天才。种子撒在田里，收获一定会好的。他只怕——人们将在本版第二册（按即自第七卷以下）里看出为什么缘故——元气已不能回复到这个建筑学的古老的土地，它使几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好的艺术园地。

同时今日的青年艺术家们又有着这样丰富的生命，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所谓前定命运，尤其是在我们的建筑学派中，现在那些教授虽则可憎，却不只是不自觉地，而且也是违反本心地，造成一批优秀的学生，正如贺拉斯(Horace)①所说：“陶工想作一些两耳罐，却相反地作成了一些铜壶”(Currit rota, urceus exit)。

可是无论怎么样，不管建筑学的将来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一旦如何解决他们的艺术问题，我们在期待新的纪念碑之中，还是保存着古老的纪念碑吧。假若可能，让我们给我们的民族吹进一些对于民族艺术之爱吧。作者宣告，那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他生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巴黎圣母院》也许在中古艺术方面，在这种卓绝的艺

①古拉丁诗人。

术方面，展开了一些真实的景色；这种艺术是某些人至今不曾知道的，或者更糟地，是别一些人至今不曾留意过的。但作者的意思远非自认已完成了他自愿致力的那个工作。他已经在不止一次事件中为我们的古老建筑辩护过。他已曾高声责难过许多滥用、破坏，和不敬的行为。他不会听任它的。他常常强使自己回复到这个主题上。他也将不会倦于护卫我们的有历史性的建筑物，我们那些破坏学院和教堂里的偶像的人们是激烈地攻击它们的。眼看着一些中古建筑在怎样的手里倾倒，而让一些油漆匠人一直处理着这伟大艺术的遗迹，这是可悲的事。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局外的人，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则是一种羞耻。我们这些人看见他们的作为，而只向他们咒骂几声就自以为满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些发生于外省的，而说的是发生在巴黎，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窗下，在这个大城市里，在这个文明的城市里，在这个有报纸，有言论，有思想的城市里的。为了结束这篇序文，我们忍不住要把它指出来。这一类的艺术破坏行为是每天在我们的眼睛底下，在巴黎爱好艺术的群众的眼睛底下，面对着被这许多无耻所蒙蔽了的批评，异常平静地被筹划、讨论、开始、继续，和指挥着的。他们破坏了大主教管区里的低级趣味的建筑，那倒没多大坏处，但他们还一古脑儿破坏了大主教的私邸，这却是那些建筑破坏者没有能够辨认出来的，十四世纪罕有的遗物。他们把谷粒和稗子一齐拔掉，表示平等看待。人们说拆毁崇高的凡赛恩（Vincennes）小教堂，是为了把那些石头去建造不知什么城堡，那是连多美斯里尔（Daumesnil）也不需要的。当人们耗费巨资来重修，当人家重建布朋（Bourbon）宫邸这种废址，

他们听任圣礼拜堂 (Sainte-Chapelle) 里的华丽的玻璃窗被日交夜替时的大风打掉。好久以来，圣·加克·得·拉·布歇西 (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 教堂钟楼上都有着一个看台的，而它在一个早上被人用锄锹打坏了。他们找了一个石匠来在法院的庄严的塔楼之间盖一所小白屋。他们又找来另一个去拆去圣·惹赫曼·兑·勃雷 (Saint-Germain-des-prés) 教堂，那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的修道院。无疑地，他们还会再去找一个来打倒圣·惹赫曼·罗克惹华 (Saint-Germain-l'Auxerrois) 教堂。那些石匠都被称为建筑家，他们由县府或低级机关给钱，而且他们穿上了绿色衣服。假鉴赏对于真鉴赏所能作的一切坏事，他们通通作过。在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可叹的现象！——他们里面的一个正处置着居莱莉 (les Tuileries)，①另一个正损伤非立伯·得罗赫姆 (Philibert Delorme) 的脸孔中部。看着这位先生的笨拙建筑学怎样厚颜地把文艺复兴时代最精致的建筑物完全摧毁，实在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寻常的耻辱！

一〇.二〇.一八三二·巴黎。

① 古法兰西 君王们的宫室，一五六四年，大建筑家非立伯·得罗赫姆 所建。

目次

原序	(1)
定刊本前记	(3)

第一卷

一 大厅	(3)
二 比埃尔·甘果瓦	(22)
三 主教大人	(35)
四 加克、戈勃洛尔老爷	(43)
五 加西莫多	(54)
六 爱斯梅哈尔达	(64)

第二卷

一 度过难关	(69)
二 格雷勿方场	(72)
三 Besos Pera Golpes	(76)
四 夜间在街上追逐美女的困恼	(90)
五 跟着来的苦恼	(95)
六 打破了的瓶子	(98)
七 新婚之夜	(122)

第三卷

一 圣母院	(139)
-------	-------

二	巴黎鸟瞰.....	(151)
---	-----------	-------

第 四 卷

一	善良的灵魂.....	(181)
二	克罗德·孚罗诺.....	(186)
三	Immanis Pecoris Custos, Immanior Ipse.....	(192)
四	狗和他的主人.....	(201)
五	克罗德·孚罗诺续篇.....	(203)
六	不孚众望.....	(210)

第 五 卷

一	克罗德和炼金术.....	(215)
二	“这个将杀害那个”.....	(228)

第 六 卷

一	古代法官一瞥.....	(249)
二	老鼠洞.....	(261)
三	一个玉蜀黍饼子的故事.....	(266)
四	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291)
五	玉蜀黍饼的故事的终结.....	(302)

第 七 卷

一	靠羊儿守秘密的危险.....	(305)
二	一个牧师和一个哲学家是两回事.....	(323)
三	钟.....	(335)
四	ΑΝΑΓΚΗ.....	(338)

五	两个黑衣人.....	(355)
六	法比队长.....	(362)
七	妖 僧.....	(369)
八	临河的窗子的用处.....	(379)

第 八 卷

一	银币变枯叶.....	(393)
二	银币变枯叶续篇.....	(405)
三	银币变枯叶续完.....	(412)
四	LASCIATE OGNI SPERANZA.....	(416)
五	母 亲.....	(433)
六	三人心不同.....	(438)

第 九 卷

一	昏热病.....	(461)
二	驼背，独眼，跛脚.....	(475)
三	聋 子.....	(480)
四	陶罐和水晶瓶.....	(484)
五	红门的钥匙.....	(497)
六	红门的钥匙续篇.....	(500)

第 十 卷

一	甘果瓦在倍赫拉赫丹街上的一连串妙计.....	(507)
二	做流浪人去.....	(520)
三	快乐万岁！.....	(523)
四	一个恶作剧的朋友.....	(534)

- 五 法王路易先生的祈祷室.....(556)
六 “小匕首在刀鞘里”.....(593)
七 夏多倍赫来搭救你了.....(595)

第 十 一 卷

- 一 小 鞋.....(601)
二 “La Creatura Bella Bianco Vestita”.....(643)
三 法比的结婚.....(653)
四 加西莫多的结婚.....(654)
译后小记.....(659)
校后小记.....(661)

插图目次

法院方场象一个大海.....	(6)
比埃尔·甘果瓦.....	(23)
克罗班·徒意福.....	(32)
一个不合于观众幻想中的几何图形的面孔.....	(59)
格雷勿方场.....	(73)
拉·爱斯梅哈尔达.....	(78)
愚人之王行列.....	(85)
“判定了!”.....	(120)
蜻蜓变成了毒蜂.....	(125)
她显然在想着另一件事情.....	(128)
一八四二年的巴黎圣母院.....	(141)
从圣母院的塔顶来俯看的巴黎.....	(158)
一半是人一半是钟的怪物.....	(199)
它被印刷术消灭了.....	(243)
一个“前无此例”的情形.....	(257)
年青的母亲.....	(276)
她偶然看见了绞台上的景象.....	(289)
一滴眼泪换一亩水.....	(300)
贡得罗西耶府邸.....	(311)
一个很好的职业.....	(327)
密室的景象.....	(342)
法比·得·夏多倍赫.....	(365)

法洛代尔之家.....	(377)
一个可怕的现象.....	(387)
一个重要的证人正在被审问.....	(397)
拷 问.....	(410)
一个象人样子的东西站在她的面前.....	(420)
“她来了!”	(447)
“圣地! 圣地!”	(457)
昏 热.....	(470)
那真是她.....	(473)
那可怜的驼子靠在墙角上.....	(482)
枯萎的花与得加里.....	(495)
“快乐万岁!”	(528)
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	(547)
路易十一在祈祷室.....	(560)
巴士的.....	(587)
“在它和我中间任你选择一个”	(612)
“还我的孩子来!”	(620)
“你得救了”	(632)
那刽子手依旧扛着那个少女, 升到梯子上去.....	(642)
深渊就在他下面.....	(650)
蒙特佛贡.....	(656)

第一卷

一 大 厅

自从巴黎的人们被城区、大学区和市区里一片哄鸣的钟声惊醒的那天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一四八二年正月六日，历史上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载。把巴黎的市民和钟一大早就激动起来的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那既不是毕加尔人(Picards)^①和勃艮地人(bourguignons)^②的进攻，也不是什么抬着神龛的行列，也不是拉斯葡萄园(Vigne de Laas)的学生暴动，也不是“可敬可畏的国王陛下”的进城，甚至也不是巴黎法院前面举行的男女小偷的漂亮绞刑。更不是那种十五世纪常有的盛装的、戴着翎毛的外国公使们突然的莅临。才不过两天之前，最后一队这类的人马——佛兰德的使臣们(embassadeursflamands)^③就带着为法王太子与佛兰德公主玛格丽特联姻的使命，到巴黎来了。布朋主教非常厌烦，但是为了讨好国王，他不得不向这一群没礼貌的佛兰德市长们扮笑脸，并且用那样的“美德，宽厚和滑稽剧”，在他的布朋大厦招待他们，当一场大雨泛滥到他的门上，浸湿了他的大幅帷幔的时候。

①Pycardy，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旧省份。

②Bourgundy，法兰西王国时的一个公爵领地。

③Flanders，欧洲旧管区，今分属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兰西三个国家。